


Hermann Hesse



Hermann Hesse

Gertrud

盖特露德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谢莹莹 卞虹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盖特露德 / (德) 黑塞 (Hesse, H.) 著; 谢莹莹, 卞虹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Gertrud
ISBN 978-7-208-08156-7

I. 盖… II. ①黑…②谢…③卞…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3575 号

责任编辑 王 玲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盖特露德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谢莹莹 卞 虹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15,00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156-7 / I · 600
定 价 22.00 元

1

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的生活并不特别幸福。但是，尽管有过错失，却也不能说我的生活就是不幸的。说到底，这样去追问幸或不幸毕竟也是很愚蠢的，因为我觉得，我似乎喜欢生活中那些最沮丧的日子甚于那些开心的。如果说人一生中重要的是自觉接受必然，真正饱尝生活的苦与甜，在掌握外在命运的同时也要赢得那内在的、根本的、绝非偶然的命运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就既不贫乏也不糟糕。如果说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的外在命运也是必然的，由上帝安排的，那么我的内在命运就是我自己的作品，我理应去品尝其中的苦与乐，也要独自对此命运负责。

过往的岁月里，有时我曾希望自己是一位诗人。如果我是一

位诗人，那我会顺着诱惑，去探寻我的生活，去找寻童年时的温柔阴影以及那可可爱的、被温柔呵护的童年记忆的源泉。可是对我而言，这份拥有太过可爱而神圣，因而我不愿自己去破坏它。我只能说，我的童年是美好而快乐的；我享有自己去发觉爱好和天赋的自由，享有给自己创造最大的快乐或痛苦的自由，我还拥有自由，可以把未来看成是自我力量的希望和胜利，而不是某种外来的陌生权力。我就这样从小学升到中学，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被视为一个不讨人喜欢、没有多少天赋但却很安静的学生，最终，大家都任我自由生活，因为我看上去不能忍受任何强大的影响。

约莫六七岁起，我开始领悟到，在所有无形的力量中，音乐注定是最能感染和控制我的。从那时起，我就拥有了自己的世界、避难所和一片天空，这些是没有人能够夺走或者侵犯的，也是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的。我是音乐家，尽管十二岁之前我没有学习过演奏任何乐器，也没有想过以后要以音乐来谋生。

从此我就保持着我的音乐家想法，只不过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丰富多彩，而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种基调，并且就只向着惟的一个方向前进。不管生活是顺利还是坎坷，我的内心深处始终不

变。就算我长时间在陌生和黑暗中摸索，没有接触任何乐谱或是乐器，每时每刻也都有一个旋律在我的血液中流淌，在我的唇边激荡，有一种节奏和韵律存在于我的呼吸和生命之中。我曾怀抱期望，那么热切地在别的道路上寻求拯救、遗忘和自由，也曾那么渴望上帝、知识与和平，最终却发现这一切总是仅存在于音乐之中。不必非得是贝多芬或者巴赫——只要是这个世界上的音乐，只要它的节奏偶尔能震撼一个人的心灵，它的和音能够弥漫一个人的心底，对我而言，这就是一种深深的安慰，是对所有生命的证明。哦，音乐！你忽然想起了一个旋律，在内心深处无声地吟唱，你的气质被它浸染，它占据了你所有的力量和行动——并且在那些它存在于你之中的瞬间，它为你驱散了所有偶然、恶意、粗野和悲伤，它让世界一起合唱，让笨重变得轻盈，让僵硬变得灵活！一首民谣的旋律就能做到这一切！和声更能！纯净声响的每一次和谐共鸣，比如持续的悠扬钟声，用妩媚和快乐满足了心灵的需求，并伴随着每个产生共鸣的声响而增强，有时能让人心情激动，让心灵因为幸福而颤动，而这些是其他任何快感无法做到的。

诗人们以及各个民族对纯粹幸福有众多梦想，我觉得其中最崇高、最真挚的想像永远是倾听宇宙的和谐之音。我最深切、最

纯真的梦想正近乎此——一刹那间听到宇宙的结构和一切生命在神秘却又浑然天成的和声中奏响。啊，生活怎能如此混乱、不和谐、不真实？人们之间怎能只存在谎言、恶意、嫉妒和憎恨？因为就连每一支小小的歌曲、每一种最轻微的音乐都如此清楚地告诉世人：纯洁、和谐和明朗声响的友爱共鸣会打开天堂之门！我多想责备自己，多想生自己的气啊！我尽管满怀良好愿望，却不能写出一支源自我生活的歌或是谱出一曲纯粹的音乐来！虽然我感觉到了内心深处不容拒绝的敦促，如饥似渴地要求一种纯粹、悦耳和幸福的奏响和余音；但是我的生活却充满了偶然和不和谐，不管我转向哪里，也不管我轻叩哪里，处处都听不到纯粹和清晰的回音。

我想说的到此为止。如果现在让我思考一下，我是为谁而写下这些，是谁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能要求我坦白并驱散我的孤独，那我不得不提及一个可爱女性的名字，对我而言，这个名字不仅包含了我人生经历和命运的大部分，而且也能超越一切的恒星和崇高象征。

2

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当所有同学都开始谈论起未来的职业时，我才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事实上我并无意以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更不用说以此来谋生了；然而我想不出其他任何一种可以让我感到快乐的职业。我不喜欢经商，也不喜欢父亲所建议的其他职业，并非因为厌恶，而只是因为我对它们都不感兴趣。因为同学们对所选择的职业都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在我内心好像也有一个声音觉得，音乐作为职业是一个既好又正确的选择，毕竟音乐占据了 my 思想，能给我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有利的是，我从十二岁开始师从一位优秀的老师，学习演奏小提琴，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现在，父亲越是反对，越是害怕看着他惟一的儿

子踏上前途未卜的艺术家之路，我就越是坚定自己的意志，并且那位很喜欢我的老师也极力支持我的愿望。最终，父亲让了步，给我一年的时间来考验我的毅力，也希望我能改变主意。我以一定的耐心度过了这一年，在这期间我更加坚定了对音乐的追求。

最后这一学期中，我生平第一次恋爱了，爱上了熟识的一个漂亮女孩。我跟她见面不多，也没有很强烈的想见她的愿望，可是我却像在梦中一般享受着初恋的甜蜜悸动，并备受煎熬。这段时间，由于我整天沉浸在爱情中的时候也同样想着我的音乐，夜里也因美妙的激动而无法入睡，因而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记住了忽然之间想到的旋律，那是两支小曲，我尝试把它们写了下来。这使我心中充满羞愧却很强烈的快乐感觉，此时我几乎完全忘记了我那游戏似的爱情苦恼。在这期间我听说自己喜欢的女孩正在学习唱歌，就热切希望能听一听。几个月之后，在我父母家举行的一次社交晚会上我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位漂亮的小姑娘被邀请唱首歌，她极力推辞，但是最后还是没能拒绝，我怀着十分紧张的心情期待着她的演唱。有位先生用我们家的小钢琴为她伴奏，他弹奏了几个节拍，然后她开始演唱。啊，她唱得不好，不好得让人遗憾，于是就在她还在歌唱的时候，我的震惊和痛苦就转变成了同情，接着我以幽默看待这事，再后来我就淡忘了这次

恋爱。

我是一个耐心的、并非那么不勤奋的学生，但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那一学年中，我完全不再努力了。不是因为懒散和恋爱，而是因为我正处于青少年特有的那种充满幻想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中，感知和理智都变得迟钝，只有当我被提前到来的创作兴趣引发的某一奇妙时刻笼罩，犹如置身太空的时候，这种迟钝才会偶尔突然中断。我感觉自己被极度清新、如水晶般透明的空气拥抱着，在这样的空气中没有虚幻的梦境，也没有艰难和困苦，在这样的空气中所有感知都敏锐、警惕地潜伏着。这些时刻中产生的东西很少，也许只是十支旋律和一些和声的开头；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时刻的空气，这种极度清新、几乎冰冷的空气，也不会忘记自己为了赋予一支旋律以几个恰当的、不再偶然的转折和释放而具有的思想的急切会聚。对这些小小的成绩我并不满意，也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美好的东西，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活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清清楚楚的创作时刻的再现更重要、更值得我渴望的了。

此外，我亲身体验了对音乐心醉神迷的日子，我自由自在地即兴演奏小提琴，陶醉在转瞬即逝的念头和丰富多彩的情调之中。只是很快我就知道，这样的即兴演奏不是创作，而是我必须

要谨防的玩耍和沉迷。我觉察到，追求梦想和尽情享受心醉神迷的时刻与仿佛跟敌人作斗争那样去顽强和明确地探讨音乐形式的奥秘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多多少少发现，真正的创作是孤独的，它要求我们放弃生活的惬意。

我终于获得了自由，结束了中学学习，告别了父母，开始了在首都的音乐学院的全新生活。我满怀期望，深信在这所音乐学院自己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然而令自己非常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费劲儿地听各门课，在必修的钢琴课上遇到极大的困难，不久整个学业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矗立在我面前。虽然我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却感到失望和迷惘。我现在才看到，尽管谦虚，我还是把自己看成了某种天才，而轻率地低估了通往艺术这条路上的辛劳和困难。这完全败坏了我对作曲的兴趣，因为现在就算是面对一次小小的作业我也只是看到一大堆困难和规则，我开始不信任自己的感觉，甚至再也不知道在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一点点自己的力量。于是我放弃了追求，变得渺小而又可悲，我继续着学业，跟我可能在某个办事处或者某个别的学校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一样都只是勤奋却没有快乐。我不能抱怨，至少在寄回家的信中不能抱怨，在暗自失望中我继续走着这条已经开始的路，并且打算至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小提琴手。我一遍又

一遍地练习，忍受着老师的责备和讽刺，看着其他一些能力不强的同学轻松地取得进步并得到表扬，同时把自己的目标设得越来越低。因为就算是拉小提琴也无论如何不能让我感到骄傲，不会让我去想什么高深造诣。看来，我最多只能够因为勤奋最终成为一个可用的手艺人，在某一个小乐队谦虚地默默无闻地演奏小提琴来谋生。

就这样，我曾经那么渴望并对它怀有一切期望的这段时间成了我人生中惟一的一段我远离音乐精神的时间，我痛苦地过着单调平淡而没有音响和节奏的生活。在寻找快乐、进步、辉煌和美好的地方，我只发现了要求、规则、义务、困难和危险。如果说我会突然想起什么音乐，那它要不就平庸无奇，要不就和艺术的一切法则相违背，毫无价值可言。因此，我放弃了一切伟大的想法和希望。数以千计的人带着年轻人的狂妄去追求艺术，但是当这追求应当成真的时候却又缺乏力量，我便是其中之一。

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三年。这时我已经二十出头，显然选错了职业，只是出于羞愧和责任感而继续走在这条业已开始的道路上。我对音乐不再感兴趣，只知道指法练习、困难的功课、和声学中的矛盾和让人感到压抑的钢琴课，那个爱讽刺人的老师把我所有的努力都看成是浪费时间。

如果不是最初的理想还依然暗暗地活在我心底，那么这几年我应该会过得相当好。我拥有自由和朋友，是一个帅气的、正当青春年少的小伙子，并且出生于富裕的家庭。我时时刻刻享受这一切，拥有快乐的日子，可以谈情说爱、开怀畅饮，假期可以外出度假。但是我却不可能就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不可能马上撇开自己的责任去感受青春的乐趣。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思念之情在那些毫无防备的时刻仍然还渴盼着那下沉的艺术家气质之星，我不可能忘却和抑制失望的感受。只有一次我彻底忘记了。

那是我愚蠢的青年时代中最愚蠢的一天。当时我正在追求著名歌唱老师 H 先生的一个学生。她的情况似乎跟我差不多，也是怀抱很大希望来到这里，遇到了严厉的老师，不习惯这里的学习，最后甚至认为自己的声音大不如前。她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跟男同学们打情骂俏，她知道怎样让我们疯狂，当然这是很容易的，她拥有热情似火的、缤纷绚烂的美丽，一种转瞬凋零的美丽。

每次看到这位漂亮的丽蒂，她幼稚的卖俏总能把我迷住。我从来没有长久地爱恋过她，常常会完全忘记她，可是每当我在她身边，爱恋之情总会再次向我袭来。她对我也像对其他人那样开玩笑，引诱我们，享用她的权力，而这些只是出于她在青春期的

感官好奇。她很漂亮，但是这种漂亮只在她说话和活动的时候，在她用她热情、低沉的声音大笑的时候，在她跳舞或者对众多追求者的嫉妒感到愉快的时候。每次从她也参加的社交聚会回到家时，我都会大大嘲笑自己一番并且证明给自己看，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是不会当真爱上这位讨人喜欢的善于交际的女孩的。但是有时候她能够一再地以一个姿势、一句柔声细语令我激动，以至于我半夜时分热切而疯狂地徘徊在她的寓所附近。

当时我正经历着一个粗野且带有半强迫性质的傲慢的短时期。在经过多个垂头丧气和阴郁沉默的日子之后，我的青春强烈要求活动和兴奋，于是我就和几个同龄的伙伴一起寻欢作乐。虽然这种评价并不符合我，但是我们被看做是享受生活的、淘气的，甚至是危险的喧闹者，在丽蒂和她的小圈子中享受着可疑却甜蜜的英雄赞誉。这些行为之中有多少是真正的青春乐趣，有多少是我想要的麻木，如今我已经分辨不清了，因为我已长久完全远离当时的状况和浅薄轻率的青春。如果说我当时做得太过说的话，那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在冬天的某一天，由于没有课，我们八个或是十个年轻人就一起到城外去，其中有丽蒂和另外三个女同学。我们带了平底雪橇，这在当时还是孩子们的一种乐趣，为了寻找好的雪橇道，我们在多山的郊区道路和草地斜

坡中四处搜索。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天气不是特别冷，太阳时隐时现，凛冽的空气闻起来有雪的味道。女孩子们色彩鲜艳的衣服和头巾在白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更为绚丽，空气冷得醉人，在这种清新中进行剧烈运动是一种乐趣。我们这个小团体开心地互相开玩笑、搞恶作剧，结果是纷纷受到雪球的攻击，从而引发一次次小小的战争，直到所有人都满头大汗，浑身是雪，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休息片刻之后又开始新一轮。我们用雪建了一座大的城堡，围攻它、攻陷它，在这期间我们不时地乘着平底雪橇从一个小小的草地斜坡上滑下去。

大约中午时分，所有人都因为剧烈运动而饥肠辘辘，我们找到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不错的客栈，我们让主人煮饭、煎炸，霸占了他们的钢琴，唱歌、大叫，点了葡萄酒和格罗格酒。菜肴一端上来，我们就快乐地庆祝，喝了很多不错的葡萄酒，之后女生们喝起了咖啡，而男生们则喝起了利口酒。小客栈里吵吵嚷嚷，充满节日的喧嚣，大家都晕头转向。我总是待在丽蒂身边，她今天心情很好，很友善，对我特别偏爱。在这种充满乐趣和醉意的氛围中，丽蒂非常活跃，她显得漂亮极了，美丽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容忍了一些半冒失半腼腆的温情之举。我们开始玩起了罚物游戏，大家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钢琴旁，谁能模仿某个老师的

举止就能赎回，有一些则是必须通过亲吻他人来赎的，旁边的人则要仔细观察亲吻的次数和情况。

当我们情绪高涨、吵吵闹闹地离开这家客栈，踏上回家的路时，还是下午，但是天已经有一点变黑了。我们再一次像淘气的孩子般在雪中嬉闹着，不紧不慢地在徐徐降临的暮色中返回城市。我成功地一直待在丽蒂身边，自称为她的骑士，当然并不是没有遭到其他人的反对。有时我让她坐到我的雪橇上，竭尽全力保护她免受一而再再而三的雪球的袭击。最后其他人终于不干涉我们了，每个女生都找到了同伴，只剩两位男生没有伴儿，互相开玩笑、打打闹闹并排滑着雪橇。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几个小时中如此激动、如此疯狂地爱恋着；丽蒂挽着我的胳膊，容忍我在滑行过程中把她轻轻地拉近身边。她时而多语，时而快乐地沉默，并且让我觉得自己很有希望。我的内心在燃烧，暗下决心要尽力利用这个机会，至少是要尽可能久地保持现在这种亲密温柔的状态。当我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还建议绕一个弯路，拐进一条美丽的山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反对。这条山路在山谷上方以半圆形状蜿蜒而上，那里可以很好地眺望河谷和城市风光，城市灯火辉煌，一排排路灯闪闪发光，万家灯火通明。

丽蒂依然挽着我的胳膊，叫我说话，她嘲笑我强烈的兴奋激

动，可她自己看起来也非常激动。但是当我轻轻用力把她拉近身边，想亲她的时候，她却挣脱我，逃到一边去了。

“你瞧，”她深呼吸一下，大声喊道，“那下面的草地，我们一定要从那儿滑过！还是你害怕了，英雄？”

我往下看了看，很吃惊，斜坡非常陡峭，的确有一瞬间我对这次滑行感到心惊胆战。

“这不行，”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天色已经太晚了。”

她立即嘲讽而愤怒地指责我，称我是胆小鬼，并且发誓说如果我胆怯得不敢同行的话，她要独自从斜坡上滑下去。

“我们当然会跌倒，”她笑着说，“但这正是整个行程中最有趣的事情。”

因为她这样刺激我，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丽蒂，”我轻声地说，“我们滑下去。如果我们摔倒，你可以用雪扔我，但是如果我们顺利滑到下面，我想得到奖励。”

她只是笑，坐到雪橇上。我看着她热情燃烧的快乐眼睛，坐到雪橇前部，让她抱住我，就开始往下滑。我感觉到她抱住了我，她的双手环绕在我的胸前，本来还想再大声跟她讲点什么，但是却什么话都讲不了了。斜坡很陡，让我感觉如坠入真空。我马上用双脚去摸索地面，试图停住雪橇或者干脆摔一跤，因为突

然有一种非常害怕丽蒂会出事的感觉向我袭来。然而太迟了。雪橇不可阻挡地往下滑，我只感觉到冰冷刺骨的积雪形成的巨浪扑面而来，而后听到丽蒂害怕的叫喊声，之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我的头遭到了重重一击，就像被锤子沉重地敲了一下，身上某个地方刀割般的疼痛。我最后的感觉是寒冷。

随着这次短暂的雪橇滑行，我为我的青春乐趣和愚蠢付出了代价。之后随着其他许多事情，我对丽蒂的爱也烟消云散了。

事故之后的混乱和众人害怕的情绪我都不知道。对于其他人而言，那是极为可怕的时刻。他们听见丽蒂的叫喊声，大笑着在山上朝着下面黑暗处跟我们开玩笑，最后终于明白发生了糟糕的事情，他们费劲地爬下山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从过度兴奋和忘乎所以的状态中调整过来去思考。丽蒂脸色苍白，半昏迷，可是绝对没有受伤，只是她的手套被撕破了，白皙细嫩的双手擦破了皮，血迹斑斑。他们把我抬走，以为我已经死了。后来我曾试图再去寻找当时把雪橇和我的骨头撞得粉碎的那棵苹果树或是梨树，但是没有找到。

大家以为我得了脑震荡，但实际上没那么严重。我的头部和大脑确实受了伤，而且在医院昏迷了很久才恢复知觉，但是伤口愈合了，大脑也清醒了。可是多处骨折的左腿却再也没能恢复正